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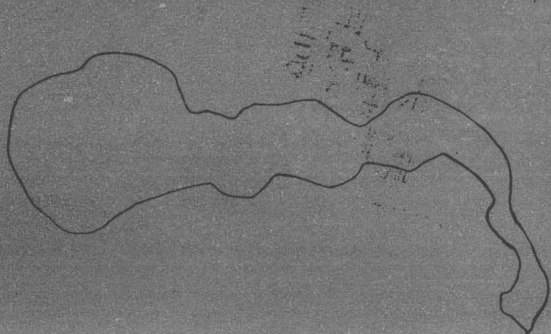
草野唯雄

杨学勤 译 长篇推理小说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贵夫人号

1313.45
88



长篇推理小说 草野唯雄

贵夫人号

此书据日本光文社1986年4月20日第一版译出

贵夫人号

〔日〕草野唯雄 著

杨学勤 译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)

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2插页 120千字

1989年6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200

ISBN 7-228-00989-4/I·343 定价: 2.50元

目 录

〔 1 〕 第一章	盲女受辱 (起)
〔 60 〕 第二章	突发事件 (承)
〔 122 〕 第三章	异峰突起 (转)
〔 160 〕 第四章	真相大白 (合)

第一章 盲女受辱

一

多田建筑株式会社社长多田源吉的家坐落在东京文京区高台住宅区。

幽静的高台住宅区的两侧是不忍路和目白路，不远处是东京大学附属医院的一个分院。

房屋建于昭和二十年（1945年）左右，即源吉从岛根县迁居此地的時候，现在已相当陈旧了。儿子雄一主张翻修一番，而源吉先生深深眷恋着这所当年伴随自己艰苦创业直到成功的老屋，舍不得毁掉它。

“要翻修这房子，除非等我死了。”他常这样说。

光石围墙里的庭院也足足有 200 坪（约 660m²），如果翻修的话，可以盖一座相当豪华的府邸。

10月25日，星期六的下午，一辆出租车在多田家门口戛然而止，从车上走下一位老者。

他身材修长，高高的额头，稍有谢顶，头发花白，脸色微黑，但很柔和。他身着一件略显皱巴的大衣，脚穿一双帆布鞋，头戴礼帽。

乍一看，似乎不怎么给人以好的印象，但细看，倒也满面春风，气度不凡。

他叫冲玄二郎。58岁。多田建筑公司的常务董事，是仅次于多田社长的二号人物。15年前，他一心扑在工作上，无暇顾及家庭，因而妻子离他而去，又没有孩子，他倒也乐得个无牵无挂，真是怪人。

出来迎他的是女佣条崎菊江。

“欢迎光临，主人正等你呢。”她一边往客厅里让他，一边说道。

多田源吉在沙发上坐着等他。

刚过60就急速衰老的源吉，白发和下颔的胡须看上去很醒目，和服开领处露出的皮肤也是那么松弛无弹性。

“让你特地来一趟，辛苦了。”说着，他刚要从沙发上直起的腰，又松塌了下去。

冲玄坐到他对面的椅子上，问道：“最近怎么样？还不能上班吧。”

“不是不能上班，是医生非让我休息不可呀。”

“我可真希望您能早日康复去上班呢！”

“怕是不行啰，”他象是自嘲般地苦笑道：“我这是要死的病了，怕是好不了啰！”

“说什么泄气话，想想你当年之勇。俗话说治病也要心劲医嘛！”

“啊，谢谢。那也是，现在还能动动，只怕会越来越不中用啦。”

“看你，这般劳神最伤身子不是？你就不用操心以后了，‘车到山前必有路’嘛。”

“我是想这么做的，可心不由己呀！”

多田源吉与冲玄二郎齐心合力开创了多田建筑公司。起

步时，只不过是山口市上一个小小的建材商店而已。冲玄出生于广岛市，多田出生于岛根县鹿足郡津和野镇。那时候，津和野还是个毫无生气的小镇。真可谓，三里之郭，弹丸之地，丝毫没有施展抱负的机会。

因此，多田与冲玄合伙，在山口市的街上开了爿小店。

多田将家属留在津和野，自己吃住在店里，废寝忘食，就象上了套的马一样拼命地干着。

当时规模很小，资金仅一百万日元，职员加上多田才四人，但更多的是“通过创业为改变战后的萧条而努力”这样的热情。

小店主要经营石棉瓦、水泥、砖、沙子、石子等，是名副其实的建材商店。另外还经营水泥制品，数额虽不大，但也达到了山口市一带需要量的40%。

虽初具规模，但最终还是个零售商店。所以他盘算着，即便再小，也要搞成自主经营的建筑公司，于是以多田建筑株式会社命名，开始广招技术人员。

在集资比例上，多田占了压倒多数的股金。

昭和三十四年（1959年），公司成立后承包的第一宗住宅区工程，是考验这个新生公司的一项大工程。

多田和冲玄住进施工现场，随时监督工程进展，研究工程构造，一心扑在了工程上。结果，天遂人愿，该工程成为多田建筑公司开创局面的一大丰碑。

之后也曾有过几次沉浮，都经过他们俩的拼死努力才得以闯过难关。

就这样，直到在东京八重川盖了一座小楼安下公司总部时，公司业务开始了飞跃的发展。现在有2亿元的固定资

金，股金有二成上市，年营业额达30亿。并每年递增30%，这使多田建筑公司在中小建筑公司行业中成为佼佼者。

公司的经营方针是“诚实经营，精心施工”。真可谓：有志者，事竟成。如果撇开投资数额，而从对公司发展的功绩来看，他俩还真不分上下。要说每次都奋斗在第一线、打先锋，还属冲玄的功劳最大。

由于这层关系，名义上虽有社长、常务董事之分，但俩人一见面，仍象当年那样彼此不分，亲密无间。

“唉，我说老伙计，”多田摆摆手说：“这一段，公司还好吧？”

“没问题，一切正常。”冲玄从口袋里掏出烟刚要抽，又象有什么顾虑似的把烟放回口袋。“不但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，而且利润达原计划的二倍。第四个五年计划打算再提高25%的成交工程，提高纯利润4%—5%。我们公司的主顾大都是官府、大企业，这一点怕是没有问题的。”

“是吗？有你老兄在，我就高枕无忧了。多亏你了，太感谢啦。”

“说什么客套话，您只管安心疗养，早日康复才是，公司里大家都惦记着您哪。”

“那倒也是。……今天让你老兄来，是有件事想求你办一下。”

“你别跟我客气，有事尽管吩咐，只要我能办到，尽力而为就是。”

“实际上，我是想趁这个机会引退……。”

“引退？辞掉社长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开什么玩笑？”冲玄说。源吉抬手打断他：“这也是医生的劝告，这样病歪歪的，已经干不了啦。”

“所以，你就更该安心养病呀，公司里有我，还有雄一常务董事，你慌着退什么。”

“医生也没直说不让我干了，可我还不糊涂，还不明白大夫的意思？”

“说的是，既然大夫没说什么，你也就不要胡思乱想了。”

“好啦，好啦，我已经下决心要引退了，不管谁劝我，也不变了，所以你也不要反对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那么下任社长……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以前我曾说过，你是最合适的人选，最有资格担任社长职务。大家也都这么看，可是你能听听我的心愿吗？快死了，想把社长的位子交给犬子。我不想让多田建筑公司名不副实呀。也不能说这就是理由，但这是我这把老骨头的最后请求了。我希望你来当副社长，辅佐犬子，拜托了，怎么样？”多田致礼说道，搭在桌子上的手不知是由于激动，还是什么原因，微微颤抖着。

沉默……。多田觉得无论是谁，听到这意外的消息，受到如此打击都会难以承受的。

“我懂了。”冲玄干脆地说，在毅然决然的口气中，还包含了一种温和的安慰对方的语气。

“你这样想也是理所当然的，一开始就是用你的资金做本钱干起来的嘛。并且我也老了，没有当领导的能力了，只

能干后勤什么的，因此没有必要当副社长什么的，就象现在这样当个常务董事也就知足了。”

“是吗？你理解我啦。”

“什么理解不理解的。你不当社长，我会感到寂寞的，但你要坚持引退也没办法。你放心，我决不会有损多田建筑公司的名声，在新社长的手下也要干出个样子来。”

“啊，太谢谢了！”多田握住冲玄的手说：“你真不愧是我的知音呀！真不知如何感谢你才好，这下我可放心了。”

“别恭维了，”冲玄笑着抽回手，“我不帮衬你，不白活了这么大岁数吗？唉，我还羡慕你呢。”

“羡慕我？这话怎么讲？”

“你引退后，可以悠闲自得地生活，看着公司的发展，这不是人生最好的晚年吗？我真想跟你换一换呢。”

“我晚年能这么舒心，全托你老兄的福啦！可象这样病魔缠身的，能悠闲自得吗？”

“是心脏水肿吗？”

“是啊，心脏水肿、心力衰竭，胸腔有积水，一直在注射强心剂，可总也不见效。”

“是吗？现在呢？”

“净喝利尿剂，瞧，就这个。”他指着背后书架角上的药袋说。

“这可是我的救命药，一天三次，一次一包。停了这药，我可就完了，所以不管到哪都得随身带着，就象糖尿病离不开胰岛素一样。”

“噢？”

“今天趁你老兄在，索性再占你点时间，我还有一事相求，本来该到明年股东会议上谈的，我想请你清理、确认一下各股东的股金，同时也给他们打个招呼，不然的话，大家都稀里糊涂地也不好。”

“知道知道，40%的股金属你，怕没有确认的必要了，就交给我办吧。”

“拜托了。还有一件事，算不上是引退纪念。我打算年内回家乡看看，祭一下父母及祖上的坟。托祖上的福，我也算得上能衣锦还乡，光宗耀祖了。现在又能心安理得地引退，早晚我也要去和老祖宗团聚，所以得先打个招呼去。老了，也就思乡了，我想趁着现在还能走动时去一下，不然就没有时间了，自己的命自己清楚啊。”

“看你说到哪去了，大自然的规律，谁都免不了嘛。”

“我打算带女儿一起去。”

“带道子？”

“那里是她从小生长的地方，在津和野还有一幢老房子，虽隔千里总是故乡嘛。”

“那……道子会给你添累赘的。”

“唉，算不了啥，一般生活上的事她都能应付，她自己也非要去不可。这恐怕也是我们父女俩最后的相伴旅行啰。”

“也是的，让道子一个人呆在家里也怪可怜的，是不是带上女佣一起去？”

“女佣晕车，旅行可吃不消。”

“是吗？可是，大夫允许你去吗？”

“大夫说一是要带足药，二是不要太勉强，答应了这个

条件才能去。大夫嘛，总是办事谨慎的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我想托你给我安排一下这次旅行，具体交给总务处办就行了。往返的交通工具不用飞机，想坐新干线火车去，还有旅馆、出租车，租上四、五天，好带女儿到处走走。”

“雄一常务董事不一块去吗？”

“不啦，公司还有事，他打算以后要专程扫墓去，这要到接任社长工作以后了。”

“对了，这样也好，那他正好可以参加银行方面的重要会议了，我不巧要去青森出差。”

“啊，听那小子说过，怎么样？他现在也象个常务董事了吧？”

“没关系，熟能生巧嘛，多经些场面，自然就会得心应手啦。”

“你可得好好帮助指导他呀。”

“那还用说。”

“你不是山口旅行协会的顾问吗？现在还有权吗？”

“只是挂个名而已，不过办咱们自己的事，肯定方便一些。放心好啦。”

说着，他从口袋里掏出本子、笔来，做好记录的准备。

“目的地的旅馆订哪家好？”

“能住就行了，不过，最好是带温泉的旅馆。”

“那么，汤田温泉可以吧？”

“可以，可以。”

“那就订汤田温泉的松田屋旅馆吧，出租车就订山口市出租汽车公司的，社长也知道他们，再说司机我也熟，挺老

实能干，让他一直陪您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交通工具，来回都坐新干线吧？坐个卧铺特快？”

“嗯，就坐新干线。”

“房费预付给交通公社（日本最大一家旅行社）吗？”

“不用了，我到那里现付吧。”

“那么，日程怎么安排，什么时候出发？”

“打算28日星期二走，车票来得及吗？”

“来得及，星期一我把车票送来。”

“那麻烦你啦。可星期一我要上医院去。”

“没关系，你不在我交给道子不就得了。那就这样了，我也该告辞了。”

“你再来呀，我也高兴解解闷儿。”

二

中央区八重州六号巷。

这里离东京站很近，是个好地方。

巷内有一幢四层楼房。多田建筑公司占了三、四层。一楼是大信证券处。

职员办公室在三楼。冲玄的常务董事室也在其中。刚上班来的他慢慢品着女职员端上来的热茶，一面浏览着《经济新闻报》。

大概是别人为自己沏的茶，他感到这茶别有风味。在自己的单身宿舍里，自己沏的茶，总感到淡而无味。

长期单调枯燥的单身生活，使得他连自己做的饭菜都味同嚼蜡。现在到了这把年纪，更感到无限地惆怅。

年轻时，他一工作起来可以忘掉一切，每天忙忙碌碌，废寝忘食，丝毫顾不了家眷。觉得越是玩命地干越过瘾。可现在回过头想想，感到艰苦奋斗几十年，并没有给自己增添多少快乐。真有点醒悟太晚了。当年要是能有现在这样的心境，老婆也不会扔下自己跑掉……

但即使这样，他现在仍没有动过再婚的念头。他是怕麻烦。结婚前的礼俗、婚礼、诸多的应酬，真叫人受不了。一个人生活，虽感到寂寞，倒也轻松自在，谁也管不了自己。这种自由到底舍不得丢。

并且，也还有工作要干呀。这样一想，就算是与工作结婚了罢。

有时虽也想甩手不干，可工作实在让人眷恋。只要一到公司，年轻的女职员就会端上热茶，这倒也乐在其中……

办公室内阳光充足，暖融融的，一直到中午都用不着开暖气。

看完报纸，他点上支烟，离开座位，站到窗前朝下望去。

街上车水马龙。胸前抱着书的女职员急匆匆地走过。从上面往下看，似乎每辆车都闪闪发光，如同新车一般。使人感到现在的日本也奢侈起来了。不，是太奢侈了。说不定什么时候世道还要变……

“究竟还会不会变？”

回到桌前，将烟掐灭，扔到烟灰缸里。拿起小本子，按照前天社长委托的事项，安排车票、旅馆、司机等。

虽然社长说：“你交给总务上的人办就行了。”但他并不打算让别人办。他要亲自安排这一切。

查到了各处的电话号码后，他拿起外线电话，首先接通了交通公社。

预定新干线头等车厢的往返车票，对方回话有票，谈好取票办法后，挂掉了电话。

然后是旅馆。

汤田温泉松田屋旅馆，正值淡季，也没问题。定了最好的房间，预定四晚。最后是出租车，给老相识，山口市出租汽车公司社长挂了电话，一切顺利，他特意点名四天都用小田切司机。

“明白，一切按要求办。这次冲玄先生也来吗？”

出租汽车公司的社长是冲玄的老相识了。

“啊，太忙了，去不了呀。我和多田社长不一样，那里没有陵墓。以后有机会了，去那里休养一段。”

“是吗，那务必光临。随时都欢迎您。”

“谢谢。对了，如果小田切君在的话，请让他听一下电话。有位盲人需要照顾，得给他交代一下。”

“在，在，他刚回来。你稍等，我马上把他叫来。”

不一会儿工夫，小田切接过话筒。

“喂，我是小田切。”

“你好！我是冲玄二郎。”

“您好，以前承您厚爱，我什么时候也忘不了您的恩德。二、三天前还和我妻子谈起先生来着。”

“好啦，好啦。不要说这些客气话了。这次要用你的车，刚才社长给你交代了吧？”

“已经告诉 我了。您 放心，这次我一定尽力陪好 他们。”

“拜托了。还有二、三件事要托你办。”

“是，只要我能办到，鄙人在所不辞。”

多田源吉和女儿道子，于10月28日从东京出发，乘早上9点的新干线“光号”列车，14时53分在小郡车站下了车。

到车站迎接他们的正是出租汽车公司的小田切司机。他们驱车沿国道九号公路北上。不到30分钟，就抵达了山口市汤田温泉松田屋旅馆。服务员出来迎接并带他们到房间里。

这一天因没有别的日程，所以打发出租车回去了。

房间在一楼，靠近围墙的栅栏边。因为要照顾道子，所以来了两个服务员。

出于对什么也看不见的道子的同情，服务员象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。将她领进洗澡间，并帮她搓背。几乎从没有晒过太阳，充满青春活力的道子，肌肤白皙，嫩白得犹如开放着的百合花。到底还是年轻，热水浇到肩上，一碰皮肤随即溅开。

“皮肤真好啊！”女服务员赞叹道。

道子虽然个头矮小，但生得端庄、秀丽，颇有魅力。

“姑娘有对象了吗？未婚夫是谁呀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

即便是同性，让别人触摸自己的体肤，也感到羞涩，道子的声音低得象蚊子哼一样。女服务员在他们办住房手续时

就对道子印象很好，看出她是个不爱说话，性格内向，腼腆的好姑娘。

“噢，还没有呀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唉，这么好的姑娘，东京的男人真是有眼无珠。”刚说到这儿，她突然打住了话头。对她可不该提有关眼睛的话。

“……”

“总有一天，你会有位如意郎君的。只要他发现了姑娘的美貌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再帮你洗一下胸吧。”

“不，我自己来。”

“那好。”说着把香皂和毛巾递过去。

道子低下头开始洗胸部。丰满上耸，樱桃般粉红色的乳头，柔软纤细的腰肢，丰满的臀部。

女服务员看着，又不由地心中暗自赞叹。唉，真可惜了，这般美貌的姑娘，只因失明，就象生长在深山老林中的俏牡丹一样，不能享受一般人都渴望得到的乐趣，太可怜了……

洗完澡后，服务员拉着道子的手，带她去院子里。道子穿着拖鞋，小心翼翼地踩着石径走过。

“池中游着好些鲤鱼。”女服务员告诉她，“里面还有些草鱼，黑色的，没胡须。”

“……”

道子点点头，接着她稍稍侧下头来，倾听着鲤鱼游水的声音。